

海外警谍丛书

《海外文摘》编辑部 编

花园里的恶魔

花园里的恶魔

《海外文摘》编辑部 编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.75 印张 161 千字

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1011-125-6/1·14 定价: 2.75 元

印数: 1—13000 册

内容简介

某日晨，在花乃屋花圃出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裸尸，其脖子上绕着一条漂亮的男用绢丝围巾，此围巾的主人是山崎欣之助。警方四处找寻欣之助未果，却有人发现了案发当晚欣之助与被害女子所穿的衣服。根据衣服上有血这一点，警方确认欣之助为凶嫌，随下令缉捕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欣之助的尸体在百草园内被发现，经鉴定，其死期竟早于被害女子一周之久。两起案件究竟系何人所为？再次出人意料的是，凶手竟是假扮男装的漂亮女模特儿。警方再次出动，然而女模特儿却又横死他人之手……

本书记述的都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真实案件。书中的《秘密交易》、《花园里的恶魔》、《午夜追缉》、《死尸吐真情》、《请勿打扰》、《天上掉下的玫瑰》等故事，揭露了海外社会各种犯罪活动，描述了警探们是如何进行推理和侦察破案的。这些可以启迪思考、开阔眼界，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活埋肉票的绑架案	1
一个破获贩毒案的主妇	9
女作家的推理	23
伦敦机场绑票奇案	30
黛安谋杀案的前前后后	37
秘密交易	48
英·甘地夫人遇刺真相	60
花园里的恶魔	69
红水蛭疑案	78
私家侦探大破黑手党	101
第 14 个密探	118
午夜追缉	152
飞天大盗落网始末	159
死尸吐真情	169
肯尼迪之子吸毒案	175
请勿打扰	183
天上掉下的玫瑰	194
骑车人之死	204
美国黑帮头目希尔的自白	213
阿基诺谋杀案	222
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世界 7 大要犯	227

活埋肉票的绑架案

“如果你不给他们 75000 块钱，他们就要杀死我。这些人是当真的。”接着，咔哒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

对贝布科电子工业公司创办人兼总裁鲍康来说，电话挂断后的嗡嗡声就是焦灼等待的开始。他是 198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，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拉马克市他的办公室中接到这个电话的。电话中传来的是他 21 岁的儿子迈克的微弱声音。鲍康听得出声音是用录音带事先录好的。他只听得清楚其中一两句，接着就是那句令人寒心的话：“这些人是当真的。”

鲍康知道他儿子被绑架后，竭力保持镇静。他走到办公室外面，问他的女儿兼秘书莎莉知不知道打电话来找他的人是谁。莎莉说是个男人。然后，鲍康把公司的几个高级职员叫进去，告诉他们迈克已被绑架，叫他们假装若无其事，照常工作，而且不可告诉任何人。

鲍康在回家告诉迈克母亲的途中，脑子一直在打转，但想来想去总离不开贝布科公司一个在那年春天辞职的推销员怀特。鲍康早就认为这个人靠不住，既象骗子，又爱好玩枪，而且喜欢自称为“雇佣兵”。

忽然间他想通了。鲍康对他们开口索取 75000 元赎款一直就觉得奇怪。为什么要这个数目？为什么不要三倍的款额？他记得早几个月前，他卖掉了一些地产，得款 8 万元。

怀特知道这宗交易，他一定以为鲍康手头有这笔钱可以动用。于是，鲍康确信绑架他儿子的人是怀特。

头一天晚上9点30分，迈克在距离他父亲工厂11公里的圣大非市一个住宅区内他的独身住宅中看电视。他听到三下敲门声，开门后即看到一把.357口径左轮手枪的枪口正指着他。握枪的人蓄长发，年龄和他差不多。后面的一个人则头发乌黑，手握猎枪。他们强迫迈克走进厨房，把他的两手绑起，眼睛蒙住，并用一块阔胶布把他的嘴巴贴牢。然后，他们把他带到外面，推到他自己的货车的驾驶座上，随即开车离去。

他们驾车经过休斯顿市，再向北行驶约半小时，到达一个废弃油田中的荒僻林地。在那里绑匪叫迈克对着录音机说两段话。第一段是：“爸爸，我有了麻烦。这些人很凶。如果你不给他们75000块钱……”

第二段话是指示：“开车到休斯顿市东面的圣哈辛托纪念碑。乘林治堡渡轮过海峡，沿着公路开车到第十号州际公路上的米涅曼食品市场，在市场的停车场电话亭旁边等候电话。”

录音完毕后，两个人把迈克推过一片空地，走到一个坑洞旁边。坑底有一个不很结实的夹板木箱，2米半长，60厘米宽，35厘米高。其中一人说：“我们给你半条面包，满满的一塑料瓶水。安静地等着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过两天便会回来放你出去的。”

他们逼他仰卧箱中，盖上箱盖，塞进四根2厘米口径的塑料管作通气管，然后用土把坑填平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又在埋藏地点上散放了一些旧车胎。接着，他们便开车离去

了。

鲍康把坏消息告诉妻子格兰德后，便打电话给圣大非警察局长蓝默。蓝默在 10 分钟内到达，向鲍康详细询问一切，而鲍康亦提到他对怀特的猜疑。蓝默叫他回到工厂去等候消息。回到警察局之后，蓝默立即通知联邦调查局。

鲍康在前往工厂途中，绕道到迈克住处。他看到院子里空空如也，断定绑匪是用迈克自己的货车把他架走的。他大为愤怒，于是回公司去看了一看后，就到一家运动用品店买了两盒他的猎鹿枪所用的子弹。他把子弹装在枪上，放在汽车行李箱里，然后离家开车到怀特在休斯顿的拖车活动屋。他后来说：“如果迈克的货车停在那里，我就要把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杀光。”

可是货车不在那里，因此鲍康只好留下来等候。结果始终没有人来。最后到了下午 5 时左右，他开车到附近一家商店，打了个电话给工厂。电话接通后，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探员和他说话，态度非常坚决，叫他一定要留在那里，立刻会有探员来护送他回家。

原来，联邦调查局已联同当地警方，接手处理此案。鲍康家中将会有探员日夜留守。在工厂中，一队执法人员已设立了一个指挥部。

在北面 130 公里外的孤独埋藏坑中，迈克发觉可以扭动身躯，从仰卧变为俯卧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又发现箱头没有钉紧，边上露出一条狭缝。于是，他推动箱头板，越推越松。等到把箱头的木板推开，以致箱盖和上面的泥土都压下来时，他只有贴着肚皮用两肘支撑了。幸好，他还来得及用一片木头把箱盖撑住，才不致被重物压住。可是，这时他伏

在那里已不能再转身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四，清晨4点30分，鲍康家中的电话铃响了。他听到的还是那个录音带上迈克的声音。但是这一次鲍康答话了，他大声说：“告诉我怎样交钱。”录音带放完后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里说：“给你两天时间把钱准备好。”随即咔嚓一声把电话挂断。这一次讲话只历时25秒钟，因此联邦调查局人员没有足够时间追查电话从何处打来。同时，他们仍未获得如何交款的指示。

鲍康那天回到工厂没心思办事。象平常一样，他不断接到推销员和工程师打来的电话，但没有一个是他所期待着的。午后，他和执法人员一起去提取赎款。他们用总值5000元的10元钞票，裹着一堆假钞票，打成一包，包中心是一具电子追踪音响器。

最后，在星期五晚上，电话打到了鲍康家中。有个男人的声音叫鲍康到工厂去等候指示。

执法人员立刻做好周密准备，原因是工厂是个极好的埋伏地点。担任保护鲍康的两个探员给他穿上防弹背心，上衣口袋中放一具录音机，衬衫口袋中放一具无线电传声器。如果鲍康走得不太远，别人听到他的声音时，他就要对着传声器说话。

他们开车到达工厂后，探员立即跑进里面，开了电灯仔细搜查一番，然后才让鲍康进去。

到了晚上10时30分，电话铃响了。鲍康拿起电话，听到录音带上迈克的声音：“开车到休斯顿市东面的圣哈辛托纪念碑……”

听完指示后，鲍康冲口说道：“嗨！我要和我的儿子说

话！你们要的那笔钱我已经准备好。迈克在哪里？”可是，电话早已挂断了。

这是鲍康一生中最长的一夜。他开车到纪念碑前登上渡船，而探员则用睡袋遮掩蹲伏在他汽车后座的地板上。汽车后座有一具无线电对话机，使车上的探员可以和其他在汽车上、侦察飞机上以及追随渡轮的快艇上的调查局人员保持联络。

他们开车到达了指定鲍康等候电话的食品市场。市场的停车场旁边有四个电话亭。鲍康提着装钱的手提包走下车时，其中一个电话亭的电话响了。一个人的声音说：“是鲍康吗？开车上十号州际公路，往西走，在乌瓦尔得街出口的艾克森加油站停下来。在那里的两个电话亭旁等候指示。”

鲍康在乌瓦尔得街口的加油站电话亭旁停车。等了两小时之后，一个亭里的电话终于响了。这一次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开车回食品市场去，停在电灯下面，把汽车门全打开——前门、后门和行李箱盖通通打开。再等候指示。”

现在鲍康必须单独行动了。半夜2点过后不久，他让两名探员下车，独自开车到食品市场去。到了市场后，他把发动机关掉，把车门全部打开，一直在那里等候。到了凌晨5点钟，他看见一个黑影在停车场旁边移动。那是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，他对鲍康说：“告吹了。他们几分钟前打电话到你的家里，说今天晚上不来了。”

星期六晚，有两个人走到活埋肉票的地点。他们用手电筒照射通气管时，听到迈克非常微弱的声音：“我的水喝光了。再给我点水吧。”但那两个人竟然不顾而去。

尽管联邦调查局全力查缉，希望却越来越微。然而，正如这类案件中间会发生的情形一样，一个与联邦调查局行动全然无关的破案机会却出现了。星期日半夜 12 时 30 分，休斯顿市东面 65 公里的蒙哥马利郡警察局接到一个当地居民打来的电话，报告有一辆可疑汽车停在没有灯光的杂货店前。警员霍尔及奥尔两人前往查看。他们到达时，看到一个黑头发的人站在一辆破旧汽车旁边，用塑料瓶从自来水龙头处取水。那人对霍尔说，他在林中宿营，需要补充饮水。奥尔用手电筒照了照汽车里面，忽然大叫：“小心！前座有把手枪！”

他们将这个人搜过身后，再搜查汽车，结果在后座上发现一把猎枪，在行李箱中找到一把半自动手提机关枪、一袋枪弹、一具录音机以及电线和绳索，还有一个公事包，里面有一本具名怀特的护照。这个名字对这两名警员来说毫无意义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迈克被绑架的事。他们抓到的疑犯自认名叫康纳利。他的口供是这样的：他遇到两个人，那两个人给钱叫他替他们的营地取水。他不知营地在什么地方，不过他们答应会回来接他。在他解释时，警员在车座间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好几句驾车路径指示和等候电话的命令。其中一句是：“你可以再看到活着的迈克，只要……”

霍尔和奥尔用对话机和警局调度员通话，请他对怀特这个人作全州核查。他们很快就得到回答：南部正在通缉怀特，他是一件绑架勒索案的疑犯！两名警员把康纳利带回警局落案时，从无线电中听到另有警员发现林中有营火。他们赶到现场，看见两个疑犯已被拘捕，一个是长发有须的男人，名叫奥勒，另一个是年轻女人，名叫威廉斯。怀特则不

见踪影。

在霍尔盘问之下，奥勒承认怀特当天晚上曾在营中。霍尔不知道被绑肉票的名字，只知道勒索纸条上写着“迈克”；所以在盘问疑犯时多半靠吓唬手法。他说：“奥勒，你听着！我们知道你们捉了迈克。看来怀特已经跑掉，而让你背黑锅。在我们这方面说，你就是绑匪。如果被绑的人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会被控以谋杀罪名。”

这一阵吓唬发生了效用。奥勒带领警方人员前往一个废弃油田的中央。在天色未明的寒冷清晨中，霍尔走出车外喊道：“迈克！”接着，他听到一个低沉微弱的声音。他再喊了一次，但回答的声音亦只是隐约可闻。于是，警员们赶快用手挖土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坑洞。霍尔将手臂尽量伸下去。他感觉到有只手握住他的手腕，紧紧不肯放开。

那天早晨 7 时 30 分，鲍康听到他家的前门被人打开。蓝默局长走进来对他说：“我们已经找到迈克了。”跟着，他派了一辆警车送鲍康夫妇到蒙哥马利郡法院，聆听他们儿子被活埋的经过。迈克的体重减轻了 10 公斤半，但除了虫咬和失水外，别无损伤。几分钟后，刚洗过澡的迈克穿着警察连身工作服走了进来。

经过与家人欢欣重聚之后，迈克即先后向执法人员和新闻记者叙述了被活埋 5 天的经过。他用平稳的声音说话，忆述他在箱盖开始压下来时的惶恐。后来他又想到万一下雨，他就可能被淹死。他被埋在箱内时分不清昼夜。蚂蚁咬他的双手和眼皮，他甚至幻想自己已被咬到只剩下骨架。最后，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泥土跟着落下，头上的洞中有只手伸了进来。于是，他抓住那手被拉扯出来。

几分钟后，迈克坐在拯救人员的警车中。他们问他想要什么。他回答说要一瓶冰冻汽水，而且要大家分享他的快乐。警员还没有弄清楚他的意思，他便已拿起警车上的无线电传声器，说道：“这是迈克。我要感谢每一个人。你们把我从洞中救出。我获得了自由！我仍然活着！”

过了3天，经过一番高速追逐后，怀特终于在得克萨斯州里约洪多镇附近被捕。怀特、康纳利、奥勒和威廉斯后来全部被判犯了严重绑架勒索罪。

一个破获贩毒案的主妇

1983年12月，毒梟艾得若在迈阿密的喜来登酒店会见了杜瑞丝。杜太太将成为他“驻”纽约的新会员，为他零售毒品。

“她看起来就象个母亲。”罗拔探长这么形容杜太太。

4个月前，杜太太无意间在她工作的珠宝店里清理冰箱的时候发现一袋“白粉”。当她知道自己无意间卷进贩毒勾当之后，立即前往警察局，自愿渗透毒窟协助警方扫荡毒梟。

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，稍一不慎就会被人发现，结果当然是死路一条。

她的工作从1公斤的小场面，到120万的交易，越来越获“上司”的信任，她也一直非常忠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。那些毒贩直到警方扣住他们双手后，才恍然大悟。

在法庭上，杜太太勇敢出来作证，一五一十地把交易细节全抖了出来。有人问她为什么甘冒性命之危，潜伏毒窟，这种工作既危险又无利可图。

杜太太回答说：

“因为我的大儿子吸毒。他以前非常可爱，自从染上了毒瘾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我想——如果我和警方合作成功的话，可以使许多父母少受一点罪。”

勇敢作证

1983年3月，杜太太在纽约47街的珠宝公司租了一个摊位，老板是亚力·庞斯。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庞斯还借给她1万块美金，让她买房子。店里经常有客人进出，马堤那是其中之一。由于他对金子颇有研究，杜太太请他在店里帮忙。

有一天，杜太太突然心血来潮，打算把庞斯店里的冰箱清一清。无意间，她发现里面有一个塑料袋，袋里装着一些白色的粉状物。杜太太事后回想袋里的白粉并不是制造珠宝所用的材料。

“我和庞斯先生的交情不错，”她说，“发现一个人走错了路，而这个人又是很感激的人，那种滋味并不好受。”

8月，庞斯到店里告诉杜太太，说马堤那以后不来上班了。杜太太记得当时乔治也在场，庞斯说马堤那出了一点意外，必须住院。两天后，乔治在街上听说马堤那其实是因为贩毒被警方逮捕了。

又一次行动

8月底，马堤那从休斯顿监狱打了一个“对方付钱”的电话给杜太太。庞斯就站在杜太太旁边，示意她不要告诉马堤那说他在一旁。

马堤那在电话中请求杜太太传话给庞斯，要他把卖货的钱还给他。

“我们知道实情，庞斯觉得很不好意思，”杜太太说，“我说我很了解，要他给我一点时间，考虑怎么帮他。”

9月初，杜太太带着老二乔治到联邦调查局。

“我叫我妈妈不要去。”乔治回忆道，“不要报警，因为我怕他们会找我们报仇。”在电梯里他还求他母亲回去，结果母子俩什么也没说，原路回了家。

回到店里后不久，杜太太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叫尼薇丝的女人打来的，她请求杜太太把房子押了，替马堤那付保释金。杜太太说她需要时间考虑考虑。

“我怕一答应就被卷进去，可是我又不敢拒绝。”杜太太说。

10月7号，杜太太悄悄离开店铺，前往开往市中心的地下铁。她独自一人走进了调查局的大门，告诉执勤警员，她有贩毒情报。工作人员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，请她直拨麻醉品管制中心。电话拨通后，她和两名办案人员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

和两位办案人员谈了一会儿，他们发现庞斯曾是第九组罗拔探长的个案，不久前才扣留过他。于是他们决定把杜太太交给罗拔，并且偷偷地告诉罗拔别对她期望太高。

“他们都认为杜太太没什么大不了的情报。”罗拔说。他在麻醉组工作了17年，在这一行里小有名气，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城里最精明的便衣。不过要和杜太太这种主妇合作倒是破题儿第一遭。

为了试试她，罗拔要她打一个电话给休斯顿。杜太太首先有点紧张。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她就能适应扮演的角色了。

她沉着地告诉尼薇丝，说她希望把房子租出去之前见一

见马堤那。

尼薇丝和她约定在休斯顿机场见面。由于两个人素未谋面，尼薇丝建议杜太太穿一套白色的衣服。

杜太太挂完电话，仍然显得有点不安。罗拔向她保证不会有事，并且拟了一个简单的计划。第一步，必须赢得尼薇丝和其他党羽的信任，然后她可以介绍一名便衣混进组织，这名便衣将安排“购买行为”，到时候第九组再出现，将他们“人赃俱获”。

罗拔提醒杜太太尽量避免自己交货，并且开玩笑地说她该得到上级奖励。杜太太苦笑着回答说，她不是为了什么奖金才做这种事的。

休斯顿机场的白衣女人

“我不是要钱，”她说，“如果可能，替我保个险，万一我怎么样了，我的家人还有点保障。”

杜太太离开后，他们把她的案子编入 SCT-84-0004 档案，是属于高度机密。

杜太太回家后告诉丈夫，她报了案，当局要她到休斯顿一趟。杜先生是不太爱讲话的人，一直深爱着妻子，对太太的决定也颇能谅解，知道她必是不得不如此。

周末，杜太太穿一套白色洋装，出现在休斯顿机场。第九组也派了一名便衣，暗中监视。两位女士在大门口相遇后，一同前往监狱探望马堤那。

马堤那含着泪说，如果要保释，必须送 5 万美金的红包。他要杜太太传话给“组织”，说他没有泄露任何口风。

杜太太走出纽约机场，便被一个叫碧蒂的女人接走。碧蒂和她的丈夫亚奇度是最后一个向马堤那买货的人，他们想知道休斯顿监狱里的消息。杜太太把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，并且打算进一步试探他们。“我问过马堤那，我适不适合替他工作。”杜太太说。

碧蒂和她的丈夫听了大笑不已。

“你是说，你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杜太太答道。

不久，杜太太接到一个由迈阿密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叫亚达鲁，他是第二号头目。

就在同一个星期，亚达鲁提着一只皮箱到杜太太的店里拜访她，皮箱里装着 25000 美元现金。他拜托杜太太把钱送到休斯顿，交给马堤那的伙计，同时问她店里需不需要人手。

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刚好来了一位钻石中盘商，亚达鲁向杜太太打了个手势，她使用他皮箱里的钱买了一些钻石。

“亚达鲁要我把这笔钱从我的生意上转个手。”

午夜以后，亚达鲁再次出现在杜家，把早上买钻石的钱补进来，一共是 18000。他把钱倒在桌上，全是一块两块零票。

10 月 20 日，杜太太住进了休斯顿的摩瑞欧旅馆。第九组的便衣就住在她隔壁。他们在纽约的时候，就已经把亚达鲁的 25000 美元拍了照。

他们要杜太太在交钱的时候带个录音机，可是她怕被发现而拒绝了。第九组本来要发给她一点“出差费”，也遭她拒绝了。